



紹述先生文集

八

和6
1495
8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八
1495
8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題跋類
庚寅小集跋

題跋類

庚寅小集跋

太上皇燕間清暇遊意文籍聖心密運天葩芬蒞向
者相識之中有小詩數首因采詩之濫取致曲木之
先容上瀆宸聽褒賞沓臻且就其題有聖製二篇東
轍一品親王又有盛製二篇其人彙書各載聖製于
其首或答其忝竊不倫予有以解之曰天地不棄萬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五

古義堂藏

物聖人不外衆庶故里歌巷謠之賤與清廟生民之什並列于經然則聖作睿章與草莽山野之語並錄一通不唯際盛明感榮幸之可記亦以見大造之無外微善之不遺何忝竊之懼勢州山田祠官福島末茂將以淨書納于神庫因副以山居及和各十首題曰庚寅小集為書于其後

正德三年癸巳中元日

題蘭窓扁

無人自芳之態豈釣名徇外者之所能得乎古云有人則作無人則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知言哉屋漏之中十日其巖暮夜之暗四知可畏視爾在室畏



其垣墻某人求扁于予欲其比物此志為書蘭窓一字以贈焉己巳九月

書君子堂扁

人身有爵位則貴有道德則賢俱謂之君子扁堂以君子其欲為貴者耶富貴在天不可妄致也將為賢者耶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斯以為君子之堂乎

享保壬子之騰

書好字後

人不能無好顧其所好之趣向如何耳故道德仁義聖人每以好言之而曰好善優於天下矣善人者道

之所寓也聞韶夢周之感皆其驗也固與反觀內省者大不同矣因題于好字之後云時享保壬子長至日也

題射字

亞聖公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古者言反求之義甚重而後世不以為緊要亦古今之變也或請書射字因書孟子之語以還之云時享保壬子歲臘月也

書仁字後

解曰仁者是為入之道而愛為主故聖賢之書固以

愛言仁者多而間或有似不與愛相干者學者苟會此訣則庶其不失仁之義乎

書義字後

亞聖公曰人皆有所不為遠之於其所為義也又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此義字之正訓也學者須佩服焉

題毛利侯所藏畫軸

四時之興莫過於秋也而秋興之感人常在於清泉白石之間風情蕭索奔流難追此少陵氏之所以感瞿塘曲江之秋也豈唯嗟年光之易邁亦以及時立

事也數莖枯葦一隻翠鳥忽被顧虎頭拈出掃破半幅
幅驚溪倚圖想境令人有茗書間意思

寶永丙戌之歲夏日

題昨非稿

胤自頃年志于屬辭隨思隨記隨成隨筆殆數十篇
每得之則投之於弊筐敗麓之內未嘗檢閱比偶披
之讀焉則浮詞濫說悉不堪讀因皆黜之其中可見
者若干篇頗加隱括命之曰昨非稿蓋取諸泉明之
言也今是稿也非敢與姪青抽白之徒較其技也將
以驗他日之進乎否也願他日之見今如今之見前
日而日就月將而不已焉此予之所以錄之之意也

貞享四年丁卯
五月廿九日

書勝島惟馨像

勝島惟馨世住備後尾道嘗負笈造都從予學私淑
先子之道天資謹篤子諒亦可人也平日題董仲舒
明道正誼語于壁以自儆享保辛亥歲九月十日嬰
疾而終享年三十五惟一男一女葬于邑之清淨
山光明寺嗚呼惜哉今茲乃翁肖其像來泣謂予曰
貼此語于上幃使遺孤知其父之所志蓋其手筆也
為載其大畧云爾

癸丑歲夏五月日

座右銘跋

傲戒無虞固失法度固遊于逸固淫于樂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右凡二十句首八句尚書所載益之言次八句臯陶
之言終四句孝經所載夫子之語聖賢彙訓布臯菽
粟奚容後學之取舍此乃事君從政之要者故應或
人之求而書之 享保十六年辛亥冬

書簡井氏家訓後

道之於人也至易至近而無難求者矣唯苦其工之
不繼焉耳所以古者聖賢之示人常明其不在高遠

使人易從也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簡井氏所著家訓事簡旨近實得古
聖之遺意者也行之不倦則其效豈可測乎哉為跋
云 癸巳之歲四月

跋祝枝山樂志論

祝京兆書多飄逸之態如不可羈束以常法此書法
度森嚴知其為得意之筆名家固無體不有也享保
丙午六月上澣書于圭純翁雙鉤樂志論後云

清明上河圖跋

右宋翰林畫院張擇端製清明上河圖一幅歲辛亥子
獲觀之于 輪王准三宮廬山行館 王教子跋其
尾嗚呼汴之為都昉乎朱梁歷唐晉漢周以逮宋而
南渡已還廢已六百餘年矣當時繁麗富庶人物之
豪華為如何哉今不可復覩而唯憑此圖山林池臺
市橋舟車之區四民營為士女絡繹宛然目中恍覺
身在流水游龍之間為人凡千六百四十三而意態
各殊禽鳥魚獸為物凡二百八而纖悉克肖其用工
良苦矣明沈石田仇十洲皆摸傳之此其原本况有
李東陽文衡山王雅宜吳匏庵等諸名匠題跋先後

輝映豈不永世之偉寶乎遂拜手記之云

書篤所遺墨後

日先子無恙與坦菴冬嶺諸老時時盍簪萬所氏每
到訂經評史談前世事如言當時事悲歡憂樂躬實
踐境今已垂三十年矣頃日福島丈出示篤所遺墨
感歲月之愈邁悼耆宿之淪謝為之慨然時享保十
三年戊申初夏

跋文衡山桃源行

世多有衡山之書人或疑其贗予謂衡山距今未遠
吳會之地距我最通賈舶往來無虛歲其宜多傳也

况此書筆意超詣最可寶惜哉 事係戊申夏日

書篆體異同歌後

古昔六藝之事各有能者存伯夷典禮夔典樂以化天下而萬世言禮樂者祖而徵焉羿之於射也造父之於御也研之於數也乃至般之於造宮室也歐冶之於相劍也秋之於奕也詹何之於釣也僚之於丸也各擅其能名而後世莫之能加焉而唯書與畫弗聞豈雖有其人而泯沒不傳耶將鳥跡科斗之體專托汗青畫續締繡之工唯施章服記事象物不待較巧拙圖妍媸乎其間耶自邈斯崔張而來六書之體

日新士大夫間時有能者造其妙者甚希其祖義獻猶禮之於伯夷樂之於夔也蓋其間架布置之訣撇撇波磔之勢非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無能得之且篆籀散而八分生隸書變而草行盛古文日遠世所罕親識之或難矧曰能之廣澤先生之於書其薰之乎先生夙以文學執掌仕途嘗祇事西上無訪先子時蒙見識爾後三十餘年顯晦不一而近亦嚮用於時聞其善書尤精古篆客冬書來求序其所校篆體異全歌歌本係元人應杜字止善所著鄭氏篆林肆考傅氏字學津梁所載互有異同匡謬正訛箋其上

幀分為二卷附一峯翁篆隸一冊其用志不分精入之妙使之生乎古其與敵者聯鑣並騁而不朽世傳乎為書于其後云
享保丙午三月

龍溪源侯行狀跋

牧伯之任其寄亦可謂重矣受之於大君承之於祖宗一方之生靈託其司命一號令之發一舉動之微不可不惕然以警省焉然生長於富厚之中而不嘗艱難故質美不充弊習易遷或不能守其宗祏載於史冊者可考也豐州杵築城主朝散大夫龍溪源侯粹美之質本乎天稟藉閱閱之業而能仁儉愛士敦

尚文事克修武備靡習不深政舉人安其捐館也部內吏民如失怙恃實惠之及物者然也恨天不永其年不能光其施也其府之士綾部安正以文學受知時時以道義勸誘眷待頗厚回紀其事行之可傳者著為行狀一篇請予跋其後予也生乎未曾執謁一得造侯之門下然予之識安正也久矣回告之曰侯之莅鎮施澤於民未久然創業垂統為可繼則其善之裕乎後者將永世有賴侯之志固不虛而安正之文之亦將有裨於令子賢孫與聞君子之道者宜樂稱其美
享保七年壬寅九月

跋先子語

夫自學者見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見之本，無儒無佛。

古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蓋天地之間，只是一箇道。區區辨有無虛實者，人為之末失也。先子之言，蓋明天地之道不外於人倫之交也。

跋忠字

後世但並說忠孝，而知忠之為臣道，而不知古聖賢之教專為接人之要道，而不唯事君之間為然。故曾子告夫子之道於門人，與恕對說。夫子亦常曰：主忠。

信學者其審焉

書楷法千字文後

翰墨志云：古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正書即楷字也。人多能草書，而甚不足於楷字。蓋草書波磔飛動，易於形似，而楷字法度森嚴，不可遽襲而取也。泉南興中連氏以書名，為草法奇逸，可觀也。嘗寄一字帖，見求予跋。時以未面而辭，近者投刺，徵其真字。予其字字端好，具中矩度，可以傳也。迫而弗已，為書于其後。云：享保辛亥歲陽月。

小集詩卷後

詞賦之樂君子尚以為末務而舉世之人不肯為之
聲伎焉耳耽樂焉耳尚何望其上焉者耶閔氏既知
詞賦之為樂自是而可漸進矣曰題小集詩卷之後
云癸巳春

書來韓墳麓後

衆方滾滾汨沒乎利名場中而不知還奎文生則不
然客歲從朴所藤叅議之東使芒屨千里收到處之
奇山名水為錦囊中物故紙亂藁滿捲而歸予贈之
詩云見詩集蓋實錄也至秋又與薦所翁接韓使于攝
之館中及冬復相遇洛之本國精舍皆莫非為詩也

既而裝潢其贈答詩卷予題字為書其首曰宗韓
墳麓六

書梅所詩稿後

詩之不古也豈唯今日然已哉宋不及唐唐讓漢魏
漢魏與三百篇甚有逕庭將何為哉古之詩曰情以
遣詞不因詞以索情蓋自郊廟之肅朝廷之嚴以至
百司之鞅掌閭巷之艱難軍旅征役之可畏可咨目
之所寓心之所感矣之乎口不得已於言而後為詩
故小夫賤隸羈臣竢婦雖未必較聲病抽黃白而其
文采絢爛被之管絃鉤鉤爾鏘鏘爾託諸百世而莫

之能越也豈止詞之古焉已哉自是以還風氣日漓
 聲音之道亦隨而替不本情以鑄詞而模詞以飾情
 漢魏已來雖日不及古而尚名檢者詠其實樂枯槁
 者詩其淡則未失其真矣其愈衰也情與辭乖萃非
 其實雖馳思風雲寄興丘壑而要非由衷之語詩不
 殆為技乎哉泉南唐金梅所氏以質豪于邑嘗通仕
 籍濟濟如也素嗜學多蓄墳素近亦好為詩蓋其不
 欲碌碌而止凡當世薦紳之英文儒之選間人乎時
 者莫不通刺託交請其鑒裁予不敏亦以虛譽見取
 遂徵序其詩藁其遺詞命意務追古作視之前日則

甚有進既為宿匠所稱許其有志於古作者之遺耶
 其有進於古耶遂書其後之

享保四年己亥之歲孟
 秋日

書綾部氏祭妹文後

易之取象陽為善為明為君子為男子陰為惡為暗
 為小人為婦人故陰之為德雖或柔順可取而多失
 于躁鮮克有立自古中饋之德能列史冊者無幾吁
 亦難矣哉豐州 氏婦綾部氏貞靜之性本乎天
 賦幼而無違長而有識天不永其年竟斃于疾不亦
 可惜乎伯兄綱齋氏為文祭之狀其平生寄示于予
 嗚呼始終惟一其間儀之無缺乎不可以不傳為題

其後云 享保己亥之歲

書先子尺牘

猪飼宗茂翁家世藏杜少陵氏真筆本足利將軍家所傳實希世之珍也先人壯歲懇請獲觀歡甚其謝書傳在于家頃者其孫長康亦予巧題其後吁已五十年所矣為書以還之云時享保六年辛丑臘月

跋青木生所藏先子遺墨

青木生世貫于武向遊京暫寓于予塾頃者獲先子遺詠一紙書來巧予跋語嗚呼生可謂好學之甚矣欲見其人而不可得得其隻字尚且珍襲况吾屬也

離裏曷勝感念

時享保七年壬寅四月朔日

書稻留童子書雪賦後

稻留氏之子年十一頃從其父大休翁來自筑前初遊于京師踵吾大人之門天資強記既讀六經旁及文選皆能誦其文試寫王仲宣登樓賦輒援筆立書楷法謹細不差一字嗚呼世之稱奇童者多矣未有強識如此者也既而寫雪賦一篇請家父題其首為書流芳千載四字以寓後來之望又求予題其後因告之曰烏獲天下之力人也然言善射者不於烏獲而必稱羿基羿基之力豈能出乎烏獲之上乎哉亦在善

其事而已童子齒尚稚而強記絕人可謂烏獲之力矣庶幾真積力久成其大器則為羿為基孰能禦焉豈止為烏獲乎哉 歲在壬午冬十一月

跋朝鮮國人書

右朝鮮國黃青丘所寄玄治法印書一通岡部東菴法眼所藏青丘名床字子由階通訓大夫其國正三品文資寬永丙子年同在統金世濂來聘面接玄治受其方劑而歸後謝以此書藏在其家東菴以其先人受業於玄治就借其書請子題之昔高麗國乞鑿于我邦以其疏語不恭却而不遣有扁鵲何入鷄林

雲之句我邦之醫為彼所崇奮矣玄治之妙術雖不待彼人之稱揚而亦足以充醫家一故事東菴之意不亦美乎 元祿壬午

書高島孝子傳後

江州高島縣新莊木匠又助以孝聞非有割股埋兒之異行也客遊千里棄業而歸家色養不違可以為難矣人人之所慕尚而感化者也宜邑侯之優卹其家而安原氏之文而傳之也佗日有述孝子之傳者其必在所取矣為書于其尾 甲辰七月

跋先子遺筆送水野侯序

一日晨興間坐有郵子踵門通一書函署曰東都加納侯府奧田士雄則予嘗熟其聲聞而未相面也即啟函有一封與書并題云古學先生送行序真蹟又有一帖云天和中水野防州侯以大番頭輪直京城聘伊藤仁齋咨道任滿東歸仁齋為序贖之侯常珍襲置之座側侯之近侍有大井氏名彦三郎者少仕侯家殊蒙顧遇稍嚮學侯以此序授之曰此當世名儒之詞慎莫草草也大井感主眷崇德言秘重不離身者有年元祿中侯即世葬于傳通院彌覺了院大井遂削髮名光圓寓其塔頭真珠院以終身大井既

逃世謂其族望氏曰先侯之賜名賢之筆恨吾既遺世無用是為子族中之好古學者特以相授望氏亦珍藏多年終為奧田氏懇請再三獲之望氏名百里今年六十八則其所記也長胤謹披而讀之墨痕淋漓先子之筆迹宛然在目距今正當五十年胤時年方舞勺尚記當時改定數番費幾日工夫淨書以造衙錢侯殊不堪法然之至侯名忠增時為信州松本之支封夙耽學尚氣節既面先子殊致信服先子常為予稱道之宜其家人之克奉其遺志守而不失傳而不失其人終入于奧田丈之手也丈勢州之望聞與

其族之後，彦服中先子之道，因其請為書，其由以還之。
云 享保十七壬子歲仲冬中浣

書瓊山書後

瓊山丘文莊公文學事業為一代偉人，予未見其書，此詩藏在南京醫官有為涼琢丈家，玩其詩意，似是褒神童之作，不知其為何人詞，筆並妙，亦可以珍哉。
丁未仲春

題鍾繇千文後

人徒知周興嗣綴義之遺迹，為千文，而不知其原出于鍾大傅，此帖亦可資博古焉耳。
享保丁未仲春 為主純翁書

書阿林帖後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自古英才間氣之出不以時而限也不以地而域也叔季之世時出偉材最陋之壤或產傑器方今區宇晏謚者百有餘年而絃誦時聞庠序滿門吾詢之四方之士通都大藩之間髻而岐嶷者冠而俊髦者往往而遇而尾藩英童阿林之名特著焉五六歲已寫盈尺字端好可見予友宮舜弼氏嘗致一二紙丐予獎勵以期其遠到乃至四方文儒之選多寵贈歌詩以玉其成頃者京師書舖輯為一冊請刊傳以公諸四方夫人不有以勸之則必沮

不有以激之則必弛今也師友之寵異四方之傳播其勸之也亦至矣尾大藩也多士如林相觀而化其激勵以成其材則固知不待吾之多言也舜弼氏書來促予弁語為書其後云

題先人遺筆石刻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

先子題此聯時予僅踰冠今藏在松守氏家書肆欲摸刺傳世音容日遠手澤猶新為敬書于其後云

保乙巳歲正月元日

跋烏飼翁臨祝枝山帖

予識圭純翁四十有餘年初挾策遊先子之門予時

尚髫長於予五六歲爾後翁經營四方歸築室而居則年已過耳順以法書名畫自娛居止接近時見過從一日出法帖見亦其所臨枝山樂志論也吁好古之癖老猶初也為書其後以志耐久之契云

跋文衡山字帖

衡山之書多傳海外此帖最其得意者圭純叟所摹寫庶乎不失其矩矱矣亦可以珍也

跋耆字

夫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慎言其餘則寡无慎

行其餘則寡悔言行之不可不慎也如此然又曰慎而無禮則惹聖人之教彼此相濟以全其功亦可見其一端也

享保癸丑春日

題先子遺墨後

江左三俊生獲此詩于先子之甥東泉而亦予子記元祿辛巳年京師夏旱大雷此詩蓋作于是季至今卅餘歲手澤尚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生之景仰珍襲亦可嘉也

享保癸丑三月念日

又

此先人為一相識擬別號者隻字之存尚為人所珍

襲遺愛在人者如何哉為感而書

癸丑年為那須生書

題原田丈手卷後

原田丈知克將東辭別來謂曰予家仕于分部侯家者既四世矣始仕者為祖伯父諱政貞萬治初元七月故伊州侯被怨家入室託事屏語刺及于侯侯手及其人病創甚矣其明日遂卒祖伯父時辭祿在西鄙聞難錯愕恨不及事是年十月廿日遂下從以死時年二十即出一手卷賦予曰此其手書并當時知舊悼文也俾予書其後嗚呼見危授命古以為難况君年方弱能以身殉主可謂厚哉君無子侯以其弟

知貞為嗣知貞之子知德乃知克之乃翁也知克文與乃翁嘗嗜學近且信吾先人之道官暇入京每必談說移日其託固不可辭因欲著其世次取名之幸

恕享保甲寅年九月

書先子遺筆後

筆法要訣歌八法總一法每忌平而直欲如握雞卵在左讓右側肘直如引繩臂要退著肚凡下筆之初當左眼為矩

右先子遺筆二紙一論變化氣質一筆法要訣歌并戶氏併裝為一幅予跋語此先子晚年所書慨乎音容之日遠欽其丰澤之尚儼為書于其尾時享保

甲寅陽月也

書先子遺筆伏原清公座上詩後 安原生懇

太府卿清宣幸卿家世播紳明經專門時招致先子譚古論文胤每侍行焉或卜夜往往至燭跋第在禁門左一時乘月而歸與一二老友誦月照九衢平若水句四十餘年于今忽對此詩宛如在目悵然之至 享保甲寅臘月

跋宋高廟蘭亭序

蘭亭為千古書家之冠冕多有摹本宋高廟御臨審其款識明皇甫百川氏所藏雲章爛然輝映日月不

其款識明皇甫百川氏所藏雲章爛然輝映日月不

似其迹而師其意觀者須得其精神而求之于牝牡驪黃之外矣經半千之期傳于萬里之遐誠宜子孫永寶也 享保十一年丙午夏五

跋子昂海賦

趙松雪海賦鮮于伯機虞伯生俱有跋語皆時之聞人也書學家宜寶傳永世也 享保丙午夏五

書先子遺筆守字後

身之有守也猶門之有管籥也門無管籥則奸盜犯之身無守則百行俱廢故曰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之義大矣哉 享保丙午春日

孟子稱曾子之守約而問其所曰省其身者則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為人謀而不忠乎傳不習乎不獨善其身而已也所謂守約而施博者曾子之謂乎

自周而後談道者言人人殊言既殊則心之所思者亦異分而為九流七略散而為諸子百家各相是非而竟無定論然至于其身之所履則未必能外聖人之道而獨立焉世之孝悌忠信慈愛廉讓者不翅誦法周公孔子者之所尚雖悖而為異端蠢而為蠻貊

卷之十一
七

亦莫不以為善故聖人說仁而天下悅之聖人說義而天下從之推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然則爭之乎口古之間不如驗之實踐之必可信而有益也網齋子西歸之次枉顧弊舍求書其所著家庭指南後其書專就尋倫明其條目不趨虛遠不務繁瑣親義別叙信之實粲然乎一篇之中其有感於古之道乎其有懲於末造之多岐乎宜可信而可傳也
享保十年
乙巳臘月

題先子遺墨

清水英庵氏自信州寄書并予先人遺筆一幅云此某遊學在京時先師所書贈者未幾而先師易簀此

又

孟子稱曾子之守約而問其所曰省其身者則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為人謀而不忠乎傳不習乎不獨善其身而已也所謂守約而施博者曾子之謂乎
書家庭指南後
自周而後談道者言人人殊言既殊則心之所思者亦異分而為九流七略散而為諸子百家各相是非而竟無定論然至于其身之所履則未必能外聖人之道而獨立焉世之孝悌忠信慈愛廉讓者不翅誦法周公孔子者之所尚雖悖而為異端蠢而為蠻貊

名述
卷之十一
七

亦莫不以為善故聖人說仁而天下悅之聖人說義而天下從之推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然則爭之乎口舌之間不如驗之實踐之必可信而有益也網齋子西歸之次枉顧弊舍求書其所著家庭指南後其書專就尋倫明其條目不趨虛遠不務繁瑣親義別叙信之實粲然乎一篇之中其有感於古之道乎其有懲於末造之多歧乎宜可信而可傳也

享保十年乙巳臘月

題先子遺墨

清水英庵氏自信州寄書并子先人遺筆一幅云此其遊學在京時先師所書贈者未幾而先師易簀此

書殆絕筆也請跋其尾吁追憶三十餘年尊慕之誠猶一日也敬書于其後云

癸丑秋日

跋先子遺墨

和歌三首 湖上朝霞 野徑霞 賞

此先子手澤也真境所值矢口成言薦紳家其必取之矣感愴敬題

享保乙卯九月日

書魯論要語後

一日侍兵部大王命左右出楮紙數幅俾長胤書魯論中語四十餘條曰謹言曰君子固無擇言况乎聖賢之語片言隻字皆是萬世龜鑑固不可出入取捨然人各有趣故其心所會亦各不吝故先儒程伊

川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王之所命豈止一兩句而止哉自是以往服膺不已積有其功則覺意味深長不知手舞足蹈之盛亦可庶幾矣曰謹書于其後
乙巳九月

跋先子遺文 良秀記事

人恒言古今人不相及豈人性之有異耶三代之隆或有儉至執近之世非無善良但世風日渝工作伎藝競為濫惡以相欺雖學者亦然唯趨便目前無積

累專一之工遂致與古不相似先人有慨乎此託繪事以為戒蓋得意之文也 享保 癸卯

題先子遺墨

先子康辰仲秋作見於矮紙者在朴所藤公家通日木村生重經造謁之次乞得之裱背珍襲求予跋字回顧已二十三年矣人琴之歎豈是佗人 十一日

十雪圖跋

宥峰通師命畫史圖十雪故事屬予題詠此圖本有元人詩亦可喜也為各書其左聊供間中之一適耳莫以筆拙而見擯弃也 壬寅之冬

書松谷書牘後

小堀松谷子掌畿縣稅糧之事在京師夙嚮學就予
 父子請問資益者有年矣去秋歿于官頃者其侍史
 岸本政往携遺筆一束來曰予父及子事小堀氏家
 者自松谷之祖以至今凡四世子幼事松谷因事與
 尺牘及詩者積盈一箱不忍狼籍裝潢為卷知子
 之有故請書于其後嗚呼政往齒尚未壯不忘其舊
 珍襲手澤欲傳之後豈可不尚耶 享保庚子之秋日

題梅花百詠

歲甲午琉球使人東來過都城之南予往觀焉其

士程雪堂氏在行中聞其詞翰敏富嘗入中原遊燕
 市寓閩湖與陳元甫王閩洲諸子相師友回想一第
 航海歷吳會登天台恣其耳目與文儒才子討論上
 下其樂如何哉而天塹界國欲往從之而杳不可得
 徒增浩歎焉耳頃者有人寄示薩州府官相良君王
 山氏梅花百詠蓋與程雪堂相識其詩草因得播于
 中原王閩洲為之序又淨寫其詩以還之京府梓人
 將翻而壽木嗚呼詩之詠物也難而詠梅亦益難古
 之人尚然今也玉山氏鞅掌之暇兼嗜風藻不襲往
 迹別出機軸清新雅澹盈至百篇且其傳于中夏而

為文士所嗟伏也何羨予言但艷予嘗期而不可得者為玉山氏所得也及其請序也為著刻成之歲月云 正德五年乙未之秋

先君子所書唐人絕句後書 王建宮詞

先君子遇境時習字以自適此詩見於矮紙稍帶草書蓋七十餘歲所書之原生裝褙見視殊覺感愴

戊戌之秋

先子扇頭詩跋

一矢之微八百鴻幾人憑技幸奇功勸君持滿莫輕射却要鴻來入彀中

先子扇頭小詩一絕弟長英藏之久矣嚮長英宣

之福山為同寮後藤君所請頃將裱褙見示予此詩特一時之戲位故本集不載藤君景慕之餘片言隻字亦欲珍秘傳之曷勝感佩 享保康子夏日

題貝原翁及妻某氏字帖 四箴

前時海之西有一巨儒曰省菴先生曰損軒先生先人之於省菴子也雖未識面竿牘往來每相推重於損軒子也嘗相會于一搢紳家而道不契牛山香月子筑產也宦于兩豐之間時時上都過訪先人故平素周旋三老宿之間而損軒子則特其所親依也近又遊京脈子乙軸則損軒子與其內子某氏之遺筆

也俾予跋其尾嗚呼損軒子之書端好有度老而不衰其氏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皆予之所夙聞而加之以牛山子尚賢懷德之誠曷可負其託耶

明世宗賜御醫徐浦蔚勅命跋

明世宗嘉靖中賜醫官徐浦蔚勅命一道本黑川道祐所藏寬文中道祐徃東武面侍醫塙宗悅而談之宗悅嘉歎久之曰執政上之于嚴有公公少歎賞曰我邦和丹二氏其業稍衰世之良醫選拔亦希中華重醫不亦宜乎宗悅懇請遂不與乞學士林鷲峯記其由洛陽醫官法眼岡部東菴醫而好儒覽之

甚珍命吉村生騰一通而藏于家屬予叙其顛末予亦嘗覽成祖所遣禮部尚書胡濙賜道士張三丰勅一通楷法勁正與此大相類焉中華文物不覺令人欽慕元祿十二年己卯夏四月

書慵齋叢話後

享保初元三韓遣使朝聘途由山陽泊于備之靛津時予弟長英為阿部勢州侯記室靛津在其管內接對成均館進士成夢良曰問慵齋叢話作者黃僎跋只云吾座主成文公而不著其名東文選中有慵夫傳成侃著豈其是人乎成夢良對云我國成侃所著

成倪彌慵齋一彌虛白堂成倪彌真逸齋慵齋之弟也二公於僕為族祖跋中所云伯仲俱以文章見推搢紳間蓋倪與況也夢良字汝弼彌長彌軒故人呼成彌軒云

跋農圃漁樵圖

素聞攝之厄崎幕僚有本山看雲子者好文之士也而未面頃圖羅氏玉露所輯農圃漁樵十詠遍丐當時知名能書之人分題其詩又屬予記其由于後焉予也抱溪壑隴畝之懷久矣而未龍也今開此卷懸壺荷鐮之致問山談海之趣平素期而未得者既

好事者被描出一一上毫端心馳魂飛不能自已使身居斯處伴斯人其樂如何哉令人益深烟霞之癖慎與會人同賞而勿與費伎倆招孔方道人者看也

元祿丙子
歲長至日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男善韶 校

題跋類

將軍鹿苑源公感狀跋

右將軍鹿苑源公應安四年十二月晦日所賜都甲
三郎教書細川賴之押一通及五年九州探題今川
了俊所與手書及感狀各一通大神親宣所藏都甲
三郎住豐後州都甲莊其先出大神惟基惟基領豐
後州至五世孫緒方惟榮壽永中坐源廷尉義經之

黨沒豐後領邑流于上野州沼田庄後遇赦住豐後
州佐伯邑其族分為三十七曰佐伯曰雄城曰田吹
曰小原曰大津留曰田尻曰賀來曰植田曰小深田
曰敷戶曰木上曰下郡曰東家曰橋爪曰神志那曰
上野曰德丸曰深田曰堅田曰夏足曰長峰曰都甲
曰真玉曰世利曰葦苳曰陳曰阿南曰安藤曰秋正
曰枳原曰由布曰高城曰奈須曰胡摩曰津留曰蕨
田曰小井手曰森迫是也右大將以豐後賜右近將
監大友能直自是惟榮之族皆隸于大友麾下至鹿
苑公時能直之後左馬助親世被教旨處置九州軍

事應安四年二月菊池武政等兵起于肥後將軍命
伊勢守今川了俊為九州探題以大内介義弘為副
討之明年三月與菊池戰克之是役都甲三郎守高
崎城有功故將軍及探題皆賜書褒賞按其譜系初
住都甲者稱三郎關名惟基十世孫而惟榮叔父惟
家之胤也其子惟輔及孫皆仍稱三郎此狀所稱不
知其孰是大神親宣其後裔也屬予叙次其顛末云
元祿戊寅九月

題殘雪石

唐詩云殘雪明晴嶂殆為此石作也造化之肖物何

其巧耶覽圖想象殊覺神往享保辛亥之春

跋董玄宰書

明之書家衡山枝山玄宰最著石刻盛行亦有真蹟多是詩帖題贊而未見文成篇者此玄宰賀周挹齋閣老序長篇大作文與理優豈翅字已乎哉謂為三絕亦奚不可固為永世之偉寶也享保辛亥仲秋

題先子遺墨

園城寺湖樓
觀月詩

此先子得意之詩且筆意超然不堪欽想之至敬題于其尾云享保甲寅臘月日

題先人倭歌後

此先子為一童行率意寫成者轉傳而入于森下氏之手遂裝潢而脉予丐跋先子平素好諷倭歌以自遣距今三十餘歲尚仰其典刑豈不尚德之篤乎享保

乙卯
春季

跋西京雜記

西京之史莫蘭臺若也其是非取捨雖不能無詭于聖人然體裁典則實一代之大典也而雜史之於正史雖斷錦碎繒要非全幅亦足以補苴罅漏收拾異聞矣稚川氏之於孟堅是已但紀事怪誕措詞淫褻亦若左氏良史猶不免於君子之譏議矣孟子所謂

然之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世義堂藏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真知言哉凡學者之於異書固
不可不讀焉亦不可漫讀之也擇取之可也今國家
脩右文之政學士家競蓄異書而此書未有刊行者
頃梓人將繡諸梨棗來乞予一言以誌于末簡吁鄙
言詎足以取信于世聊書其梗槩以諭諸同好者云

己巳臘
月之吉

跋畫竹

窮山之阿清溪之畔買園方十弓許繞植竹萬箇葛
巾野服矮床凹枕倘佯偃息於其中目乎其森森耳
乎其鏘鏘其樂如何哉予也家于城市之間庭除窄

不堪旋馬欲聘此君而不能也忽對斯圖不覺悵然

辛巳春日題

跋明王仲山詩

右明王仲山所書古詩一卷鑿官因部致恭之所藏
致恭今茲之春救危疾而効其人酬以此卷云本在
東福寺龍眠書庫持來請予跋語予素不知王仲山
詢其世代履歷則云名問字子裕仲山其號也無錫
人戊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改南京兵部職方主事
陞車駕司郎中善畫山水人物花草不用棚架每登
眺乘輿據案運筆如飛又極精妙其畫得於山水間

人求之者多不可得蓋續圖繪寶鑑所載之意其以
畫鳴于時而書與詩未必其所長也又考之明書畫
考則曰画成必以詩題之亦軒冕中之豪士也又曰
文章書画俱著名當代世稱三到則知其所能不唯
畫而文與書亦其所長蓋與衡山玄宰相伯仲而時
之聞人也則其書之可珍也且航乎千里之溟渤完
乎百年之變故傳而到今不亦奇乎宜其為好事者
被珍也彼野僧山衲杜撰文字芥子金而購之金題
玉躩極其褻襲者何哉元祿辛巳三月

跋韓人朴大根求畫小東

海北氏家世能畫其先友松翁有名于當時其遺筆
存者世所寶惜吾嘗觀朝鮮中樞僉事朴大根尺牘
蓋傳聞友松翁之能名遠寄書請其揮洒近者翁之
孫友竹老丈示其真筆見微予跋語予固非知畫者
也嘉丹青之妙名播異域為書觀之之歲月云癸卯孟
秋日

跋先子遺筆

雲微月白

右先子得意絕句嘗記晚年時有人或求揮灑書此
詩以與之此見於矮帑恐當時為眎人寫癸卯九月中浣
為伯綸生書

題先人遺墨後

先子嘗好和誦率意寄興時著楮墨者散在義故門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五世義堂藏

生之手寺內左京生承教得之于林景範將表背而求予審定生夙信古學得其隻字尚珍襲之可尚也夫享保己酉歲陽月日

書先人遺詠後

右先人遺詠或徵予書贈先人率意之作予亦不會

寫倭歌景慕之篤迫而不置因書以還之云享保己酉冬初四日

書先人遺筆

兩岸人家處二樓

此先子堀川即事第二句其首曰北山屹立水南流三四乃曰思在九衢人定後長風吹送一川繩意當時誤寫第二句侍生遂落款尚善氏尊慕之餘

珍襲亦可尚也時享保康成仲夏

又

滿庭積雪烟如月不辨園中桃與杏却怪堂前明若許梅花依舊自無影○雪後尋梅

此詩先子集中不載予亦不記下村尚善氏近獲之于一醫人之家醫人方青年嘗及先子之門意當時草卒之作未脫藁之間請而得之也為書于其後云享保康成夏至日

題先子遺筆後

謝荒川景元契弟聞予窮困見惠金○討習研磨二十春思如父子最相親受金不謝元非傲適為君情厚且真

名述元三六 卷之六 六 五世義堂藏

先人作此詩時予未冠尚記其事恨本集失載欲就景元氏求之而未果三浦丈人獲之于友而歸予但父子二字商注蓋其草藁也享保十五年庚戌立冬

跋文衡山斷簡

長井文治

詞道筆勁其為文待詔之遺墨可望而知恨為人割取逸其前後桂林之一枝威鳳之片羽不亦可珍賞乎時享保甲寅春也

題歷代小史首

此本有謝肇淛名款云謝在杭圖書印中有一條冬貼記閩中謝氏事恐亦其手筆在杭著五雜組文海

披沙等書膾炙士林明季聞人也予所識一搢紳家二十一史亦有此印徐氏筆精中載謝方伯儲書之富五雜組記晚年得二十一史吾思子孫衰替失其世守典籍散落播于東方可慨也夫為書其由告諸後葉云享保十九年甲寅夏至日

玉川詩帖跋

諸州有玉川者六皆為名蹟著於歌詠當時搢紳所書古歌六帖伊利丈由昌嘗藏之矣因擇名勝之地山也瀑也橋也野也浦也凡五項每項六帖又請搢紳家各錄勝地倭詩以足玉川六帖分以四時副以

續事九三十六帖以擬歌仙之數江村毅庵文傳其
意屬予跋予雖未觀其圖亦想像其有登臨之趣云
享保甲辰之秋

書三條右相碑刻後

夫繼志述事孝之所以立也報本反始禮之所以作
也然凡庶眈隸之家欲表其祖德修其遠忌而譜牒
不明世次弗詳不唯後世子孫無志之不能舉其事
亦勢之所不能為也指紳世家宗支明昭穆叙何若
而不為亦因循之弊耳惟三條右相家承神明之胃
加以椒房之感在延喜天曆之間敷歷中外三十餘

年躬居端揆師表百僚其遺澤餘業歷數百年而不
絕支族繁衍今有十三家年序既遠相碑何徵歲癸
卯二十九世孫故前大納言尚房卿等與二十八世
孫今藏人頭右大辨俊將朝臣謀碑其官世治行螭
首龜趺表諸幽堂可謂孝且有禮矣乃命長胤署篆
且與潤色之任弟長堅書文今茲復欲摸刻以藏使
書其由因敬題末簡云享保十年歲在乙巳秋九月

先子遺筆跋

右先子之遺筆畚谷口氏者此節敬之謝帖耳尚珍
襲而藏之豈止先子遺愛之在人亦足見尚賢氏尊

德樂道不以其微而忽也

享保甲寅歲七月日

書先子手書一安家訓後

自古仁人君子之告其君訓其門人知友者親切剴到無復餘蘊而用其言而或効或不豈止人事之不至天命之所值亦有不_十可逃者焉苟其言之善則雖非所告之人亦不可以受其利之溥也哉先子之序一安家訓蓋五十一年于今矣其後替衰而先子之手澤落于古董行之手_十黃緣傳轉而竟歸于岩佐氏近來索審定且跋其後冀以先子之所以告一安者訓其家亦足以庇其親眷永其世澤乎岩佐氏嘗信

先子之道其得此卷亦可謂奇遇已

享保甲寅歲七月

謹奉題輪王一品太王贈管公子歸京詩後

管公子向者東遊寓于東叡練若客歲將還京准三后宮賦古體一章見錢近者公子裝潢為軸示予且俾跋其後予俯而捧誦之琅琅之音詞義兼至既叙其辭別之情且加之以箴規貽之雲仍豈唯誇一時之榮已哉亦足以為保家永世之鴻訓不顧僭越敢奉題其後云

享保丙辰歲三月

書繕本古學遺書首

泉元恭氏携論孟古義等書數冊來云昔日家翁受

業故先生門當時此等書未命梓刻謄寫以傳于予願有以記也不佞取而閱之雖文字未清而大意固無爽蓋先人改竄幾番始為定本其用心之勞固可徵于此而乃翁壯年辛勤以務學殖亦可併見矣子之請序何復容辭嗚呼堂拊負薪之責庶與子黽勉以無墜其聲哉

享保丙辰正月

新刊五經正文跋

五經正文舊刻漫漶念書生艱於佔俾屬者井戶冕就予校本更為訂正以公海內大抵中國典籍順文屬讀句度自分者隨此方語順逆先後纔會其義精

微之趣竟有難盡者讀者領其大意可矣

乙卯九月

題東坡真蹟赤壁賦後

元明以還名賢筆墨東來者多矣真贗相半而不能辨宋人遺迹甚希而或有唐則絕無予所觀唐賀季真孝經一部最古矣纔因白沙陳公甫先生語認其真古云絹壽五百年紙壽千年宜古人手澤之罕傳也向者遊于攝之平野獲觀中瀨常興氏所藏東坡後杰辟賦真筆嗚呼此蘓長公得意文千古名賞筆法道健紙墨如新予非鑒賞者亦唯憑趙仲穆氏跋語可信也大抵古器名筆真者寡而偽者多人遂併

其真者而致疑世有小人偽君子而君子或見疑於
為小人亦何以異焉予有感於斯文云 享保乙卯

胡伯量書聚星圖贊跋

杉吉甫氏從先君子遊四十餘年矣儒雅好文夙寓
但州時時來都下招韻人勝士唱酬自娛嘗會里社
出示陳大丘過荀朗陵圖朱文公有贊乃寶慶丙戌
文公門人廬山胡泳字伯量為程居晦所書字畫端
謹界以紅絲可信為南渡故物也畫絹地不落款亦
可知為當時上手嗚呼寶慶之丙戌距今實四百九
十二年絹不弊紙不蠹書畫完好古色宛然不亦希

代至寶乎予跋語因檢文公全集載答伯量書二
通皆及喪祭之事亦知其為好禮之人矣又有禽羣
仲至書及荀陳圖事者三條經營意度尤極詳審至
於考漢時處士冠服而圖之則蓋此圖也而居晦摸
傳以清書也今所圖人物皆席地而坐楹皆帶皮聚
星之會千古儼然且贊詞有云獻身安眾予豎全邦
炯然方寸秋月寒江文公蓋有取乎太丘之會張讓
葬也勉益氏之論過刻亦可見矣先人常與太丘之
活善類故併及之云 享保丁酉

跋唐明州刺史鄭審則牒

唐德宗貞元廿一年明州刺史鄭審則批判求法目錄一卷今見存于天台山松禪院秘重不許出院予十季前嘗獲觀之近者院主俊雄師曰觀智師見屬予跋語嗚呼方外之士欲傳其家事豈借重於吾儒以徵後世歟將以吾儒之博古而欲中文以遺之歟予但謂唐貞元之廿一年歲在乙酉正當本朝桓武帝延曆廿四年距今實九百二十有九季矣吁遠矣哉免乎水火之厄完全不損世寶傳之不亦異乎唐家制度儼然可見者唯賴有此判而稱為禮義之國則知其善我邦之禮俗也久矣曰檢唐書鄭審則無

所見考諸國史得于三代實錄光孝帝仁和二年圓珍奏狀具載此事云鄭審則批判求法目錄乃著此文則亦知曩時甚見重之矣又按批中言陸台州不著其名檢元亨釋書則曰台州刺史陸淳也淳字元冲避憲宗諱改賜名質善治春秋歷官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刺台信二州人知其仁既歿以其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私謚曰文通先生柳子厚為作墓表名傳儒林蓋顯人也時刺台州求法之所自鄭為明州即寧波府本朝使人歸帆開洋之處故俱著其官也因併書云

享保十八年癸丑長至日

蛭子像記跋

天地之間無國而不有人則亦無國而不有鬼神皆其國之嘗有功德乎斯人而萬世報其恩虔其靈而不敢慢易者也故自古聖王嚴其祠宇豐其粢盛尸祝而俎豆之載在祀典秩其無文時有水旱之災則禱焉國有疾疫之變則禱焉欲禳其禍而祈其福則禱焉則或應或不蓋人事修乎下則神貺畲乎上陰有其德則陽有其報曷可不正其躬而徒矯誣褻慢以冀福履之來止哉然神之於人非有諄諄之言以示之休咎也隨人事之修否而或有事之不偶然者

而相符焉君子推之于自然謂之天授謂之神助模君筑之世家也其祖嘗感得蛭子神像虔奉惟謹爾後家道殷昌秩祿隆厚人以為神之所佑予未識模君因君之所識多賀大祝物部朝臣審其素履克世其家恭勤敦篤之行著于州里則陰隲之微固不可誣而勿替引之之福亦豈不可傳之永世也哉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斯之謂也大祝既記其緣由貽之後祀亦俾子書其簡端云 享保甲寅

書東萊先生博議後

傳春秋者三家而左氏最純無公穀歇後之失然其是非不能無詭乎聖人則不能無待乎後賢之析衷此呂子之所以不得已於議也後之讀者或議其過於刻或嫌其傷於巧或咎其失於冗何也鋪叙富麗則疑乎冗締構密緻則類乎巧辨究嚴實則似乎刻宜其議之嫌之咎之也然文之弊常緩故其詞貴敷實文之疵常拙故其製貴密緻文之病常枯故其體貴鋪敘勢也法也蓋呂子之任專為舉業設則難以下註疏家繩墨裁之今所刊者專係黃之宋校本陶瞿二序及凡例評註釋義參取陶稚圭本其考異疑誤

今所新附者別加小圈云

元祿庚辰之春

書先府君遺筆後

貞逸先生林翁宗孝與予先君子遊五十餘年矣嘗卜隱于伏見邑教授自樂戊寅之春從先君子造其居時適上巳風日清妍桃花亂發先子有詩抒懷屢責淨書而未果去年僕不幸遇大故林翁亦故其詩之見於矮紙者纔藏于一童行之家翁之子景范請而表之示予噫回顧已九年所矣

寶永三年丙戌之春

跋文徵仲古樂府十九首

明人之書衡山玄宰枝山三家寂有名而衡山為優

吾觀此帖，日大耋之年，燈下間書，筆意超超，逼二王之間，域名下固無虛士矣。况乎其人，文兼勝，不唯書法之擅，美屬者，蘭畹氏得之，于古董行之手，深山有寶，無意者得之，詎不信夫為書，其後以勸其珍藏之。享保癸卯七月。

題村上生三韓唱和卷

信州邨上生在東武，學于祭酒林公之門，已交歲韓使來聘，與同門諸子造賓司，以文詞相雄，得詩十數，首裝潢為一卷，頃者以其家世有桑梓之契，上都遊學，脈子其卷，請題簡端，因謂之曰：昔魏温子昇文章

傳于四方，魏使至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青史載之，以為美譚。宋時西南夷人，乃衣織梅聖俞雪詩，歐公亦筆之于野錄。今生之詩，未必優于子昇聖俞，而三韓之為國，古稱禮義之邦，文章制度，世不失其守，則固與西羌北狄不同矣。而得其獎許，其才之美，不可掩也。庶幾自苗而秀秀，而實以副諸人屬望之意云。壬寅九月。

題二十四孝圖詩

績事之設也，尚矣。觀象古人，五采彰施，有虞所以命其有德，乃審厥象，旁求惟肖，殷王所以敷其巖穴，乃

至漢之麟閣雲臺唐之凌煙宋之褒勳昭德皆崇寵
 佐命元功濟時碩輔寫其容貌儼其服物以使其洪
 業偉績永世不泯而觀者有所景慕而感化焉其他
 聖賢師儒隱倫道素以至忠臣孝子烈婦貞女亦皆
 貌而頌之以傳後禩其為事一也近世所傳二十四
 孝首虞帝而終黃魯直蓋聞元人郭居業所創圖揭
 頌列久流于世近者隱州渡邊使君倩當世能畫二
 十四人圖其故事旁丐名納題詞附跋及三韓使客
 題字標簽輝映前後其事亦侈矣以予之與使君有
 舊也亦見微一語予復何贅焉使君之先居北白川

世有顯人以武幹忠節口碑士林使君近擢仕皇
 長子府殊蒙眷注此圖亦黃綠曾經乙夜之覽則使
 君之所欲勸上以孝治者固不待敷奏而已達于黼
 扆之上傳而觀之者雖駸童俚婦觀其象而想其人
 不覺灑淚而興孝則其化之下及亦豈鮮鮮乎哉因
 書觀之之歲月云 享保壬寅

書先子遺筆後

山我宗敬翁先子之故人也深信先子之道相從有
 年此東先人押舊名蓋五十年前筆度會未濟氏寓
 予舍肄業頃獲之于古董行景仰之餘裝背丐予跋

云 享保十七年七月

又

大森直方師事先人詩書宿好久矣此詩藏在其家
珍襲之甚尚書右丞藤公枉駕其宅懇請而還俾予
跋于其後嗚呼以縉紳之望禮下儒素欽其遺風曷
勝歎仰丁未八月初吉

書櫛橋氏族譜後

人之有俊節偉功者則必風聲義槩延於後葉世象
其德以振家聲此其教之漸也然非為之後者託諸
金石以述祖德則亦何以使子孫有所慕做法則耶

誌傳譜牒之作固有深意矣櫛橋氏閑院相公之裔
前世隸于赤松氏食采于播州志方邑其先五世世
以身殉主以義武著赤松氏既亡以姻親之好委質
于黑田侯今在筑之前州分為數族今茲族人回事
上都到其舊國搜訪先迹家傳遺像具在因換為一
卷以請予跋嗚呼前世喪亂之際忠臣義士亦何少
哉而到今日簡冊泯焉不足以為證豈當時兵戈草
草人不通文且亦不遑修之也今櫛橋氏之先名跡
事蹟粲焉可徵非其先之有志豈能然乎何其幸耶
後世子孫之觀之亦足以起慕做法則之心世勵忠

貞以事其主是亦貞重氏之志也為跋云時心德矣已之歲

題畫竹未出土未先有節直侵雲去亦無心明石生懇

大石氏之義聲聞于天下矣屬者有人送画竹一幀求予贊云此其遺筆因題宋方蒲陽詩其上以寓詫物以興之意云詩見中興驗鑒昔元文改元丙辰夏六月也

書先人遺墨後

柳丘藤公偶於故紙中得予先人遺墨甚珍之為表背盼予公搢紳之秀禮下布素欽其典刑孰不嘉尚謹書于其後云享保丙午仲冬

又

右先人梨花一絕晚年所書深谷丈自東千里郵致求予審定好學之篤景行之深可想也為書于其後云享保壬子夏日

跋木村氏所藏佐佐木氏文牒後

佐佐木氏嘗據江左本州土豪隸其麾下者多矣木村氏為州著姓食邑諸縣野洲之江邊滋賀之比良小松坂田之磯米原蒲生之桐原皆屬焉世受其指揮軍興之間符牒竿牘屢相往來永心中三郎盛綱之裔有名重春者任伊豫守其子重興及孫重存俱

任筑後守重存之子久綱久綱之子重綱重綱之子
重繼彌宗雪始業暨與予先人相識嘗令其子重寬
來受學重寬之子重經今寓予塾肄業頃者出義禎
及義弼文牒數通請書其後云久失故土先世遺績
不復全存嗚呼英雄割據已矣苟能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則所以閔其祖業振其家聲者別有在矣毋
徒抱故牒以自棄其身也 享保辛丑上元日

書祝枝山石刻後

世傳祝京兆之書多贋而難信此帖臨漢晉書學而
不拘道而不媚模而傳之固足不朽萬斯哉 丙辰仲春

書朱文公石刻後

右朱文公石刻大字詩二首筆勢道勁尤足為書學
之模楷欲廣其傳臨寫鏤梓舊刻凡三十六行有跋
行款疎密不同或二三字或四五字多少隨意今以
紙幅甚高不便披覽改寫每行三字或二字其舊一
行今分為二行細畫相連處用意寫成務不失其真
覽者寶傳而毋忽諸 享保庚子冬代涪州美馬生專
藏書

書鹽鐵論後

孟子有言云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
為之求牧與芻矣今夫分符竹胙茅土一方之生靈

仰其呼吸矣其為牛羊也大矣若夫草菅民命而不
存勤恤之意則不幾於不求牧與芻乎哉欲求牧與
芻則何在聖謨賢範明若日星不待辨之于念慮幾
微之頃不勞假之于智術機變之間使民仰事俯畜
以保其生乃所以事上治國之要也而誦古者常以
藉口而經世者以為迂鹽鐵論所載是也德山毛利
侯元次生乎闕閔之家素好學仁慈愛士夙耽經籍
燕居之室曰棲息堂閣于其側遍藏古今圖書且慕
先人之道顧眷及子廩弟長英肄業其府之士及先
人之門者多矣頃聞先父稱斯書捐資刊行命予點

校且徵之序侯之所志至矣殆不虛分憂之寄乎是
序寶永戊子三月

題圭齋氏三韓唱和卷

鄉黨僚友之間鷄黍相過詩酒絃誦以道故叙情人
間之樂事為如何哉况異邦之人海外之客介三寸
之柔翰寓一室之晤言丈夫之所欲吐其素抱者也
近者鷄林之詞客每聘到沿路才人詞客以文字為
贊唱酬往來者多矣字君文甫亦鮮迨于防長之間
予病矣道且阻恨不濫竽乎其間以見鹿死誰手也
及上都見跡其卷也為記其健羨之情云

題適情集

余之始識龍安氏也見其方在舞勺之歲既而遊學在都周旋於老師宿儒之間言談舉止殆如成人想後來之有成一別十年不復知其所造如何也近跡其所賦詩三帖丐命其名且書其後詞華秀發筆體道美固不負前日之所期為題其首曰適情然丈夫之事業豈止於此乎哉冀日就月將以成其大業既嘉之而又最之云 事保癸卯孟夏

跋紫橋諸大圭四書真稿

予多觀明清舉子程墨矣未有此稿簡暢明白者

故事證古言且述己說大不拘時文程式可以為經義之法非清人試牘之所及恨逸其半諸大圭兄亦名大川有叙嘉靖中人豈諸大綬之同族也歟丙子仲秋念五日

書先子遺詠後

先子平素好誦古歌時有會意或自賦不必求合矩度識者或賞其有自然之趣越藩鬻負元忠氏私淑先子之道得自書和歌一紙甚珍之使子題于其尾云 乙巳年三月日

大須賀行狀跋

臣之事君也君則將順匡救夙夜匪懈有事則犯難
死節公耳忘私此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為而豈顧後
報與名譽也哉然此自其人而言耳若為其子孫者
繼述不謹使其先之善行偉績泯滅漸盡附于弗聞
此使其祖先與草木同腐朽也孝子之所不忍也大
湏賀丈傳右衛門世仕于板倉防州侯之家今在勢
之龜山而請家君命其名字名以景萬字以士信頃
自狀其先人之世行履歷徵子跋語纖悉弗遺固足
託悠久回思吾邦自古忠臣義士良將能吏世不之
久然史官廢絕文字不詳傳到今日玉石俱焚前言

德行杳無所稽而使其子孫者記籍不失至今日何
有文獻無徵之慨也哉士信氏之志不亦美乎實永
乙酉

正月
甲子

題先子遺筆

漢高三尺，劔坐，制諸侯，張良一卷，
書立，登師傳，三尺，劔光，冰在手，
當心，將軍

此先子老來嘗書與一童行者不知落于誰人之手
而轉傳索子鑑定為之悚然元文改元丙辰五月

題香月氏六醫仙圖贊後

修身齊家之為儒者之專務夫人皆能知之而至於
修養之方則附諸方外冊竈家物而儒者諱言之或

謂原於保生則必害於義是亦識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蓋急於自為則必緩於為人此理之必至也故欲自保其生則於促命耗神之事必憚而不為尚何伏節死義之望儒者之不欲言之固亦宜也然平素
有重其身之志而後可決之於臨時之秋豈又方未
用之時而預意其有時或捐之而輕生狗欲不講保
生之術乎哉譬之干莫天下之利器也其未用也匣
以秘之裋衣以衣之唯恐其有蟻鼻之缺及用之於
事也陸斷犀兕水剽蛟龍錐鏑裂鋒禿而不辭君子
之於事亦何以異焉故夫子之於平日失銜之味不

食未達之藥不當饒錫餒敗沽酒市脯之屬皆不御
其保生何其謹重也而其教人也則曰志士仁人無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亦何其決也然則平素
節慎嗜欲頤養精神以葆其天和亦有為者之所不
可不講焉者也香月牛山氏今之良醫也平素儒雅
好文頃者命画史尚景肖漢封衡晉皇甫謐葛洪梁
陶弘景唐孫思邈孟詵六人像各寫其粹語于上慎
齋曰六醫仙丐言于予嗚呼其所取者皆有功于修
養者所以名曰醫仙固慎命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也
若夫妄意騎鶴駕雲白日飛昇之樂者吾知牛山氏

之不取之也樂為之書時正德三年癸巳之歲重九

跋十菊詠

人之好尚各隨其所志而移焉故利祿之士志存乎軒冕林壑之士志存乎烟霞是以春陵之愛蓮比德君子孤山之伴梅頌後眾芳子猷以竹彌此君元亮因柳稱先生蓋菊之為卉也春茂翠葉秋耀金英色備黃中之美時稟金行之秀傲霜之枝裏露之英植之於竹籬茅檐之側則適其隱逸之趣栽之於朱欄瑤塔之畔則見其富貴之態雖艷矣不至桃李之妖嬌雖逸矣不至梅竹之清瘦其見稱于靈均而見取

于彭澤也固宜予友山本其心氏性雅嗜學尤耽歌詩頃設十菊之題自述歌詩且徧請諸友能歌詩者相共唱酬予亦得與焉既而請予以叙其所以作歌詩之由予嘉其不於梅不於蓮不於柳不於竹必詠此花足以見其好尚之雅與立志之正而不敢辭焉姑書以還之戊辰季秋日

跋堯舜既沒邪說又作論

右一篇為管谷太次兵衛書太次兵衛叅州鳥原人性質醇懇篤行好學其志將以求道往年聞家君之名負笈京師從遊二三月求道之志益切矣今茲仲

秋與其鄉人戶村治兵衛偕來聽講，決旬日夜不倦。會家君著克舜既沒，邪說又作論，因出示之。至讀其曰：「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大感悟，贊歎不已。家君亦謂此一句實一篇之提綱，其聞道之敏如此。嗚呼！生長乎窮鄉僻邑之間，特立於派波頹俗之中，而求道之志毅然不面，可謂奇士也。考之古人，亦不可多得焉。因書以贈之，家君為之親附點云。戊辰九月六日

跋自書待漏院記後

小宮山君夙有志于斯道，未奉面晤，而既蒙函及，屬

者因貞輔氏之西上，丐予寫字，間戲文字，非所以相求之意。為寫待漏院記，以塞責。凡在官之規條存于此，所謂須寫一通，置諸坐側，亦於此文見之矣。時正五月乙未

書印叢首

千浦子別已二年矣。頃者因桂川子之西上，附其所手刻印叢一冊，請予題字。因告之曰：「印章之設，其來尚矣。本以明誠信，防偽濫，然觀美之具也。彌文之弊也。機功心法種種，競興徒供文房之雅玩。予雖知其然，而天祿辟邪已溢于篋。千浦子其亦然乎。然前代

喪亂之際文教拂地典章幾度多
湮替今也承平百年文事日興印章之備此其一端樂治者之所喜者也千浦子其亦然乎其刀神斧意模周敦擬秦璽存於觀者之鑒不必說也

因古之印章亦多矣

千浦子限已二幸夫則亦因封以千文而土稱其

年丁未

地而臨於焉下而置於公處亦其始也

亦之意也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